

報告老師

彼時花錢是一種罪過，跟大人伸手要錢，采梅滿心罪惡感。采梅家裏放錢的位置是在祖母房間，梳妝台底下的櫃子，那是祖母的嫁妝。只有祖母爸爸和叔叔會進來，采梅的媽媽從來不曾靠近這裡。小學時當老師宣布繳錢時刻，采梅的心臟就開始往下沉，帶著一顆沉重的心走回家。

她總是等到最後一刻才跟大人開口要錢，她換上制服穿上襪子和鞋子，拿著書包水壺和便當，戰戰兢兢如臨大敵般走到祖母跟前，像一個認錯的人不好意思的說，阿嬤，我要五角買圖畫紙。或者我要一元紅十字會捐款。伸手要錢的機會很多，如愛盲鉛筆，橡皮擦，註冊費，買毛筆，圓規，三角板，鉛筆，國語簿子，色筆，跳繩，勞作材料，班費等。伸手要錢真痛苦。

采梅希望爸爸昭南在家，因為他給錢最乾脆，雖然爸爸表情也沉重，但至少不會為難。然而爸爸總是清晨開始就在山上田裡忙東忙西不見人影，所以采梅最常跟祖母或二叔拿錢，這兩者難度一樣，祖母眼神很兇，二叔口氣更兇。兩者選其一，只好以祖母優先。除非祖母也不在家，不得已只好找二叔。

阿叔，我要二元買勞作材料。

一天到晚都要錢。他瞪著采梅。如果媽媽也在附近，他也會順便瞪她。

采梅頭低低的，犯錯的樣子。

明天再給。

今天是最後一天了。

沒有零錢。

老師可以找錢。

有時二叔也會推說沒有零錢之類，拖拖拉拉，險些遲到。伸手要錢，是一項艱難的任務。為什麼不在前一天先拿錢呢？當然不，誰也不願意前一天晚上就去招惹大人生氣，然後整晚在家裡看大人臉色。采梅寧可在早上開口，也就是出門前，硬著頭皮開口。反正上學了，踏出家門後，面對的又是另一番新鮮空氣。

放錢的櫃子裏面有一個深色的長方形木盒，錢就在那裡。對於采梅這裡彷彿是她們家最神聖的所在，而且也是神祕的禁地。很久以來，她甚至不敢直視盒子內部，只是頭低低的跟著大人走進去，有一次采梅鼓起勇氣正視盒子一探究竟，她看見少許現金，一本存款簿以及一顆印章。看清楚之後，它不再神聖也不神祕，它原來如此微薄，甚至有些寒酸。

自食其力是采梅很小就有的概念，她想要脫離伸手要錢的日子。成長於農家，關於賺錢的途徑，也是學習大人而來。因為祖母和爸爸經常肩挑農作物到早晨市場販售，譬如筍子，青菜，或水果。采梅也開始到野外採蕨類，她在課餘時間溯溪而上，沿著河岸尋找蕨類，她攀爬石頭，越過溪水，撥開雜草搜尋捲曲鮮嫩的蕨類，這便是她人生中的第一個生意。採回來的蕨類，祖母幫忙捆好，一把五元。清晨五點多，她跟著賣竹筍的祖母早起到市場賣蕨類。兇惡的祖母，在這個時候比較不兇，她學著祖母在地面上攤開一把一把的筍子，采梅也將她的蕨類一捆一捆攤在地上。小學一年級的采梅蹲在市場裡，她抬頭張望拿著菜籃來市場買菜的家庭主婦。隔壁班一位同學的媽媽固定來市場買菜，她是一個身材高大的婦人，她走過來彎下腰拿了一把蕨類，就這樣成為她人生中的第一個客戶。

有一天下午放學時光，采梅在溪邊採摘蕨類，她看著天空中飛舞的蜻蜓，非常著迷。牠們有的飛舞在空中，也有成雙成對正在交尾，也有靜止在石頭上。蜻蜓透明的翅膀有的展開有的緊緊收攏起來，透亮的翅膀在陽光下閃爍，好美的翅膀。她眯著眼睛看著看著，一不小心失足跌落河底，采梅隨著河水漂流而下，輕盈而飄忽，她在作夢嗎？

這時候她的心底跑出一首歌：

群星在，天空閃亮百花在地上開放
我們有，美麗幻想為什麼不來齊歡唱

這是當時一個歌唱節目群星會的主題曲。

我們也願，星辰一樣把歡樂散播你的身旁
我們也願，像花一般使你的人生更芬芳
朋友們，快來歡唱讓人間充滿新希望

群星會是采梅最愛看的節目之一，周末時她總是守在電視旁，一邊穿羽毛球拍一邊看群星會。當主題歌唱起，她的心也跟著雀躍。她喜歡這樣的歡樂氣氛，也羨慕這些無憂無慮的歌星們，他們如此和諧而歡樂，幸福而無憂。他們都說標準的國語，語氣溫和有禮。不像他們家人之間的爭吵不斷，而且是大大聲的客家話。

采梅突然掉進溪裡，不會游泳的她隨著河水漂流而下，就在即將進入河流最為湍急之處的時候，她及時抱住一塊石頭。這石頭救了她的性命。

這一條河的名字是月光溪，她全身濕透從月光溪裡爬出來。

跌入溪流之後，采梅發現採摘蕨類的風險。因而產生新的想法，這次是來自爸爸賣李子的靈感，她帶來山上的李子開始在班級同學之間做生意，一包一元，有時候以物易物，有一次她用一包李子換來家中開雜貨店同學的一個紅豆麵包。不想跟大人伸手要錢的想法一直在滋長。

小學三年級的時候，采梅想去應徵工作。有一天下課的時候她沒有往回家的路上走去，反而走到街上這一家羽毛球工廠。她背著書包，壯大膽子，一個人走進工廠裡，這是她第一次看見工廠內部，抬頭一看，好高。

首先一位捲髮婦人看她進來，婦人過來打招呼。

你找誰？

我來找工作。

中年婦女大聲叫喚，叫來一位主管。采梅認得這女子，她是同村庄的人。采梅的媽媽秀卿在家中做手工，也就是幫這家羽毛球工廠穿線。每次都是這女子來采梅家收回完成的球拍。女子總是用手拍拍球拍，檢驗她們穿好線的羽毛球拍是否夠緊實。女子在成堆的球拍中抽樣檢查，她的媽媽秀卿卑微的在旁等候結果。采梅記得她。但采梅不確定她是否認得采梅，采梅希望她最好不認得。

你來找誰？

我來找工作？

采梅抬頭看著她。

她說，你太小了，等妳長大再來。

采梅多麼失望啊，她期待快快長大。

她帶著一顆小小的受傷的被拒絕的心，垂頭喪氣地走回家。這次的求職動作，必定驚動村莊，很快就傳給媽媽秀卿。你還那麼小，怎麼敢去應徵？秀卿問女兒。采梅無話可說，找工作是有一點可怕，但是跟大人伸手要錢也是可怕。一個十歲的孩子跑去工廠應徵工作，就這樣在月亮山傳開來。

黃采梅童年的照片並不多，幼年的照片如果不是眉頭緊鎖，就是一臉憂慮，沒有笑容。童年應該有的純真與無邪，快樂與無憂似乎從來不屬於黃采梅。她總是嚴肅著一張臉，小小的面容承載憂愁，心有千千結。她從小想太多，以至於長成一個彘扭的樣子。又家裡的大人都是板著一張臉，自然而然她也學會這種表情。以為這樣才符合生存規則，以為這樣叫做同理心。因為一個小孩不可能在大人總是生氣的家庭裡保持笑容，這也是她後來才知道的，因童年沒有讓人微笑的理由，也就促成她這一張憂鬱的面容。憂愁必然是學習而來的。

像采梅這樣的小孩當然不討人喜愛。她祖母外出時非不得已，不會帶她出門。她的祖母桃妹皮膚白皙，個子嬌小，面容姣好。年輕的時候，常被人誤以為是日本女子，而這樣的誤會，意思是讚美。祖母是一個重視外表的人，以貌取人是她的信條，她遵行無誤。因此她的女婿每一個英俊而挺拔，她選的媳婦美麗而端莊。這也就是為什麼祖母一開始看到采梅的媽媽秀卿的時候這麼歡喜。黃采梅她不僅沒有惹人喜愛的可愛童顏，也沒有柔順的性情，她反而帶著一些頑固，而且她的動作也不夠靈活勤快，經常打破碗，祖母以為她是故意的。總之在環境艱苦的農村家庭裡，像采梅這種版本，簡直天生就要惹人討厭。她皮膚黝黑，面容乾瘦，經常性的用她細長的小眼睛四處張望，這種表情在祖母的眼裡，就是一種想要找麻煩的表情。

祖母最不喜歡帶著采梅外出，那一天真的是沒辦法，采梅不跟媽媽秀卿回娘家，留在家裡真麻煩，不得已祖母必須帶她一起去喝喜酒。她們去埤頭山大姑姑家參加喜宴，大姑丈的弟弟結婚。六月的陽光熾熱，走在石頭路上，黃采梅邊走汗珠一粒一粒留下來，采梅感到很口渴，她舔著汗水，發現是鹹的。她曾經舔過手指也是鹹的，她一邊舔汗一邊舔手指，想要比較看看是不是一樣鹹。祖母看了大罵骯髒，朝她正在舔的手指頭用力打下去。好痛！采梅偷偷流下眼淚，她發現眼淚也是鹹的。生活裡鹹味居多，甜味不多，這是采梅人生裡最初的體悟。

喜宴的餐桌上都是陌生人，大家彼此客氣交談。詢問是那一邊的親戚朋友，大家都不熟悉，菜還沒上桌，汽水已在桌上。采梅實在太口渴，一看到桌上有汽水，她的眼睛直直盯著。隔壁的老伯伯問她想喝汽水嗎？采梅點點頭。他幫忙倒了一杯，萬分口渴的采梅，咕嚕咕嚕的喝完這一杯汽水。祖母瞪她一眼。采梅不明白祖母她在生氣甚麼？她不知道做錯了甚麼事情？或許是祖母瞪她的那一眼，讓她心生恐懼，以至於後來菜一一的上桌，而她躊躇於動筷子進食，或者因為汽水已經喝太多，導致胃口不佳。總之，祖母在回家的路上開始數落她不應該喝太多汽水，又指責她吃太少。她啊，只會喝汽水，祖母為這件事責備好久。采梅也因此牢牢記取這次的教訓。

。

終於難得又有一次祖母要帶她出門。當時小姑姑剛嫁不久，親家母宴客。她們一行人是親家母唯一的客人，這也是采梅第一次抵達小姑姑結婚之後的夫家。傳統的四合院住宅，踏進院子，穿過屋簷，來到大廳。閒話家常一番，在親家母爽朗的笑聲中，介紹姑丈的弟弟以及妹妹，當時皆年輕，單純而熱誠。

主人們熱切迎接，一會兒大家圍坐在餐桌，這桌佳餚應該是在親家母指導下，小姑姑勤快學習的成果。未嫁時小姑姑在家裡很少進廚房，小姑姑早出晚歸外出上班，廚房裡大灶頭裡，永遠只有媽媽在哪裡張羅三餐，媽媽在煙霧迷漫中點燃柴火，燒水煮飯炒菜，媽媽的眼睛眯成一條線。後來媽媽長期咳嗽，檢查之後肺部出現問題。這怎麼可能？山上空氣這麼好。大家都這麼說。然而山上的清新空氣抵不過廚房裡的烏煙瘴氣，以及客廳裡的菸霧瀰漫，采梅她的爸爸和叔叔皆抽菸，幾乎菸不離手。

在小姑姑的婆家裡大家端坐在餐桌上，親家母爽朗的笑聲中極力讚美小姑姑，她對於小姑姑非常滿意，小姑姑是一個好媳婦，年輕的時候安靜沉默的小姑姑，結婚後判若二人，手腳俐落，非常勤快，而且口才極佳。親家母善於營造熱鬧氣氛，她的聲音宏亮很有英雄氣概，而且帶著一點江湖味道。基於上次參加喜宴的教訓，采梅想說這一次她要好好表現。她在餐桌上勤快動起筷子進食。這時候，祖母又瞪了她一眼，她不明白這次祖母瞪她的意思是甚麼。回家的路上，祖母責備她，說她在餐桌上真沒有禮數，只顧著吃東西。她的祖母又開始責備她很長一段時間。她啊！一直夾菜，真沒禮貌。

幼年的采梅因而感到錯亂，她無法拿捏飲食的多寡，覺得祖母難以討好。在她小小的心靈裡，一方面不喜歡祖母，另一方面卻很在乎她的眼光。否則就在飲食之間，她何必探詢她的眼神呢。對於一個小孩而言，祖母象徵權威，而權威是一個方向，低頭膜拜的方向。

采梅是在年紀稍長之後，終於理解關於人情世故的複雜性，難以言說，無法歸類。彼時窮困的環境裡，物質缺乏之際，婚宴或者大拜拜的餐桌上，大人自然希望小孩盡量食用吃到飽。但是在親家母家裡，當然應該客客氣氣，這是祖母的法則，也是一般人的規矩。而采梅總是格格不入，充滿迷惘。

五月是康乃馨掛在胸前的季節，她們在勞作課裡手作紅色康乃馨，只有坐在采梅前面的王宗益，因為母親過世，他的康乃馨是白色的。采梅看著他的那一朵白色康乃馨，有一種荒涼的感覺，沒有媽媽這是多麼可怕的事情。黃采梅的媽媽也常不見，如果沒有媽媽，那麼她現在要做的也是一朵白色的康乃馨，想著想著兩行眼淚從她的眼睛裡流下來。

下課的時候，采梅喜歡到教室外面的遊樂區玩遊戲設備，那裏有翹翹板，地球儀，盪鞦韆，溜滑梯等。她喜歡下課時間，但是她很不喜歡粗魯的男生，他們總是多管閒事的突然跑到玩的好好的翹翹板上用力一蹬，嚇死人了。而且屁股好痛，或者明明可以好好的玩盪鞦韆的時候，討厭的男生們會突然過來拼命猛推，鞦韆盪得又高又急，他們難道沒辦法好好守規矩嗎？還有就是地球儀，當她們女生坐在裡面談心事的時候，這些臭男生偏偏就要過來拼命旋轉地球儀，讓她頭暈想吐。上課鈴聲響起的時候采梅走進教室，以為就要吐出來了。害她走路歪歪斜斜的，有一次還撞到桌角，大腿黑青一塊。

不要這樣子好嗎？我要報告老師喔！那時候采梅都會這樣說，警告那一些討厭的小男生。那時候的小學生以為老師是全能的，所有疑難雜症找老師必能主持公道，老師就是解決問題的代名詞。不過，那時候的采梅從來沒有真正去報告老師。

三年級下學期的時候，采梅認識二年級的幾個小男生，大約有三四個。他們下課的時候，就會來到她的教室外面找她，她跟這幾個小男生總是玩在一塊。他們一起跑進去地球儀，采梅其實很害怕地球儀，小男生們會瘋狂的迅速旋轉，采梅懼怕速度，不停的旋轉大家覺得好玩，采梅想吐。他們也玩翹翹板，小男生故意用力高高低低的玩，非常驚險，還有盪鞦韆，他們也是用的高高的。所有的遊戲，采梅並非真的覺得好玩，但是因為這幾個小男生都好可愛，采梅喜歡跟他們一起玩，他們有時候也一起在走廊聊天玩耍。

這一群小男生他們都穿著潔白的制服，采梅當時不懂為什麼他們的制服可以如此潔白，而她的制服總是白裡泛黃，從來沒有像他們的那一種令人愉悅的潔白。而他們的制服短褲，也都維持深藍色，不像她的藍色裙子，已經褪成淡藍色，又因為洗了又洗，原來的摺痕，已經模糊不見。采梅不知道為什麼她制服的顏色總是跟別人不一樣，同樣的制服，不一樣的感受。她不懂這其中究竟出了甚麼問題？只是很羨慕別人的制服。

采梅是家裡第四的女兒，她身上穿的舊制服都是姐姐們穿過再穿過之後再傳給她，她從來沒有穿過新制服，她從來也就沒有穿過新穎的制服，也不知道那才是制服真正的顏色。

采梅制服上繡學號的地方，有經年累月經過拆線之後再繡上去的痕跡，經過重複拆線與重複繡線之後，采梅的制服有一種疲憊面容，而這些小男生的學號色彩鮮明，新穎的制服有神清氣爽的精神。那一天他們如常地玩起來，玩著玩著有一個小男生玩過頭了，開始胡亂說話，這小男生叫做王建國，他突然

開始罵髒話：

黃采梅 番查某 你老母 老雞掰

王建國是這群男生中個子最小，也是最可愛的小男生，他總是笑瞇瞇的一張臉。他們家就在學校旁邊，家裡有很多故事書，有一次下課采梅去他家借三百字故事的時候，他的媽媽正好將炊好的包子放在桌上。采梅感到非常神奇，采梅們家一天三餐都吃米飯，包子在采梅的心目中是有錢人才吃得到的，因為要吃包子必須到店裡去買，現在眼前看到她的媽媽竟然會做包子，真是令人羨慕。

王建國突然這樣說起髒話嘲笑她的名字，引用她的名字講成三字經，而且又罵到她的媽媽，而大家竟然哈哈大笑起來。

因為王建國說的髒話，帶給采梅極大的羞辱，她感到自尊心大受打擊。特別是提到她的媽媽。她的媽媽在她心目中有崇高的地位，她的媽媽秀卿平日在家裡已經受盡欺凌了，她豈可容忍這小男生用這樣不堪的字眼辱罵她，特別是在這些小男生的面前。她感到非常非常羞愧，也非常非常生氣，她的眼淚流下來。她立刻跑到辦公室去，她這次真的要去報告老師了。

采梅本來是要去找她的級任老師張老師，就在她走去辦公室的途中，她在花圃旁邊絆了一跤差點跌倒，這時候迎面而來的是學校最兇的訓育組長，而這位訓育組長剛好拿著藤條，或者他永遠都是拿著一根藤條，走在校園裡。采梅她臨時改變主意，直接跑到訓育組長的面前，流著眼淚的她立正站好，大聲說，報告老師。

報告老師，二年孝班的王建國說髒話而且他說方言。他說甚麼？訓育組長左手拿著藤條右手在藤條上移動著。這是他即將要教訓人的樣子。

他說髒話又說方言，我不敢說。黃采梅繼續哭著。

沒關係你說。訓育組長炯炯有神的眼睛，突然泛著慈祥與鼓勵的光芒。

他說，*黃采梅 瘋查某 你老母 老雞掰*。

黃采梅很勉強的有些不好意思又很生氣的一字不改的說出了這一句髒話。這讓她非常尷尬的一句話。若非要報告老師，她永遠不會在學校說方言更別說是說髒話。

當時說方言說髒話，都是嚴重的過錯都必須被處罰。黃采梅原封不動的將那一

句夾雜方言的髒話在訓育組長前面流著眼淚複誦一遍。這也是黃采梅從小到大唯一口出髒話的一刻。只是那時候她也還不知道這將會成為她生命裡上如此獨特的時刻。那個年代大概只有在報告老師的時候，也就是檢舉他人的時候可以又講髒話又講方言，而且不被處罰。

訓育組長聽了采梅的髒話，頻頻點頭。

跟我來。

訓育組長冷峻的一張臉，他非常生氣，好像王建國罵出來的髒話也罵到他似的。當采梅看著訓育組長怒氣沖沖的背影，快速疾走的時候，她就後悔了。

訓育組長步履矯健，迅速走到王建國的班級。大聲喊，

王建國你出來。

畏縮的王建國，臉色泛白，慢慢走到教室前面，就在講台面前停下來。

兇惡的訓育組長，大聲斥喝，王建國，你說髒話，你為什麼要說髒話？

他的問題並沒有等到王建國的答案。

他舉起藤條用力劈打在王建國的身上，他潔白的制服上發出大聲響，咻咻咻咻咻咻。鞭打聲音，響亮無比。王建國在全班同學面前，痛得哇哇大叫，大哭起來，小男生可愛的臉龐，眼淚簌簌留下來，非常疼痛的樣子。他白色的制服，潔白的上衣，開始沾上了眼淚，鼻涕還有藤條打過的痕跡。

黃采梅低著頭走回到自己的教室坐下來，非常沮喪，她覺得自己做錯了一件事情。她沒有想到事情會變成這樣，她感到愧疚，非常愧疚。她完全沒有想到報告老師之後會是這樣，好像世界末日一般。她趴在桌子上，好想大哭一場。

過了一會兒，訓育組長帶著王建國走到黃采梅的教室：黃采梅，站起來。訓育組長要求王建國當著全班同學的面前跟黃采梅說對不起。

黃采梅對不起，我以後不會再說髒話了。

王建國哭哭啼啼的道歉。滿臉都是鼻涕。

黃采梅她楞楞的站在座位上，她看著王建國潔白的制服，她該說什麼？她應該說些甚麼？她滿心愧疚，但是她應該說些甚麼吧，雖然她不知道應該說甚麼？全班同學眾目睽睽之下，她面對王建國的道歉，一切好像在作夢。黃采梅多麼希望這只是一場夢，她希望這只是一場噩夢，醒來就沒事。

現實生活裡，從來沒有人跟采梅道歉。現在突然有人跟她道歉，而且是當著全班同學的面前，她應該說甚麼吧，她不應該沉默，面對這麼大的道歉，她一定要說甚麼才對吧。這時候她想到電視連續劇裡的對話，她想到電視連續劇裡的女主角面對他人的道歉，都會說出這樣的一句話，她們都會寬宏大量的說，

沒關係，下次不要這樣就好了。

沒關係，下次不要這樣就好了。黃采梅學著連續劇裡的女主角說出這一句話。面對一個哭哭啼啼的小男生，被老師打得淒慘的小男生，她竟然口氣輕鬆地說出這一句話。這是一句連黃采梅自己都覺得羞愧的一句話，而她說出來了。

說完這一句台詞之後，連續劇的劇情大多皆大歡喜，至少破涕為笑，和好如初。但是此時此刻，采梅覺得萬分尷尬，這一齣戲應該怎麼演下去呢？采梅從來就不是一個好演員。